



## 《东北虎》获上影节金爵奖最佳影片奖 章宇马丽联手呈现喜剧的忧伤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 李睿

### 数年打磨 大树开花结果

宣布获奖后，《东北虎》的主创们激动地抱作一团，导演耿军招呼着现场所有工作人员上台领奖，耿军手捧奖杯表达了感谢：“把这个最高荣誉给《东北虎》，感谢你们的肯定！”主演马丽难掩激动，直言这是从未有过的高兴时刻：“我觉得导演太不容易了，希望好的电影能让更多人看到，感谢上海国际电影节。”还开玩笑调侃：“评委们你们眼光真好。”另一位主演章宇则用《东北虎》中的台词致意这个“最好的、皆大欢喜的结果”，“我

们一起庆祝今天，明天也可有意思了！”

《东北虎》曾于2017年入围上影节创投项目，导演耿军在此前的发布会上感慨：“2017年我把这颗种子带到东北，在那里把它养成一棵大树，现在我把这棵树带回温暖的南方，让大家看看这棵树好不好看。”大树开花结果，《东北虎》蛰伏已久，正如马丽所说“导演他们不容易”，影片早在2012年完成了首稿剧本，经过了6年的细致打磨才真正步入筹备阶段，在2018年12月开拍，这中间由于投资等现实原因搁置的时间里，耿军完成了另外两部电影。

耿军的家乡在黑龙江鹤岗，他过去的影片大都以家乡为背

景，极具个人风格，独立、苍凉、荒诞还带有一点诙谐，《东北虎》也保持了这种风格，影片讲述了主角徐东将爱犬送到负债累累的马千里家寄养，却引发了一系列意想不到风波的故事。“这是一个关于复仇的故事，是愤怒的力量大还是宽容的力量大？电影里面呈现了一种特别凛冽、特别动人的美感。”故事灵感来源于片中演员徐刚的自身经历，他养的大型犬在寄养期间被吃了，而章宇饰演的徐东，身份也跟徐刚曾经当过体育老师的经历一致。

### 复仇和孤独 最终化为宽容

除了主演章宇、马丽，影片中

的其他演员都是耿军作品中的老面孔，自2002年拍摄短片开始，张志勇、徐刚就跟耿军组成了固定班底，“二十年了，我跟他们的关系跟亲属差不多，合作时间长了之后，我的拍摄方式、故事在不断变化，但演员们节奏都跟得特别好。拍的时候，张志勇的角色就叫张志勇，不想让这事儿变麻烦，他们也觉得合适。”

影片拍摄时正处于十二月初到次年一月末最冷的时间段，鹤岗的纬度跟北欧的纬度接近，天光短，冬天下午三四点钟就黑天，为了保证光线和视觉效果统一，拍摄速度也要按下快进键，摄影指导王维华透露：“有些容量大的戏一天拍不完，影片中有场派出所的戏，我们拍了四天才完成，这

样才能达到一个统一。”

严寒是另一大难题，剧组成员要不停喝热水，不抗冻的演员有时候脸会冻紫，耿军就让他们跑圈把脸恢复成自然色再接着拍。最冷的时候章宇的胡茬会结冰，他回忆拍摄时表示：“我有大量骑摩托车的戏份，在冰面上、雪面上骑，因为摔了很多次，我现在有心理阴影，已经不敢骑摩托车了。”

《东北虎》是一部关于复仇、宽容和孤独的黑色幽默电影，在上影节首映之后，有观众评价“整个电影营造了伤感的氛围，但导演用幽默的镜头去消解了”。斩获金爵奖之后，《东北虎》受到了更多关注，主创团队透露，电影将很快与观众见面。

## 万玛才旦： 保持疏离，回望故乡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 李睿

万玛才旦导演擅长以深邃优美的镜头语言抒写百姓的日常生活，他的《静静的嘛呢石》《塔洛》《撞死了一只羊》《气球》等作品深受影迷喜爱，第2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，万玛才旦在电影学堂分享了他的电影人生。

万玛才旦的创作生涯是从写作开始的。从小听老人讲民间故事开始，万玛才旦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藏族人对故事的讲述方式，故事中独特的人物，都成为万玛才旦的灵感来源。1991年，万玛才旦在大学读文学专业期间，将小说《人与狗》寄到一家杂志社，一个学期之后收到样刊和十几块钱的稿费，这是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作品。至今，万玛才旦已经发表六十余篇小说。

2002年，万玛才旦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学习，开始剧本写作，“之前写作的经历对剧本创作是非常有帮助的，你可以比较好地去解构一个故事，去建立一个人物，推动一个情节，甚至对话可以写得更加精炼一些。”万玛才

旦的写作背景深刻影响到了他的电影创作，多部电影作品都改编于自己创作的小说。“我自己有很多小说可能不太适合改编成电影，这里面有很多综合的原因。在看别人的小说时也一样，会做一个下意识的判断。比如说《撞死了一只羊》，我先是看到次仁罗布的短篇小说《杀手》，就觉得是一个特别适合电影改编的小说。这个判断是基于你对电影的认知和理解，我觉得改编也是一个转化的过程。”

电影创作也反过来对万玛才旦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影响。“我自己当导演，台词要非常精炼，这对后面的小说创作非常有帮助。以前需要大段的描写或者通过其他方法推进情节，但是看了很多电影、写了一些剧本之后，你其实可以通过对话就达到那样一个目的，比如说怎样去推动情节，然后怎么去交代人物的前因后果。”

万玛才旦的导演生涯是从短片开始的，《静静的嘛呢石》《草原》最初都是作业性质的短片。万玛才旦的电影题材大多来自自己熟悉的生活，是因为自己

想要表达的东西需要有切身体会有感而发。“《静静的嘛呢石》虽然写的是我出生的故乡，但看这个片子的时候，会感受到很多情感，比如你小时候感触到的家庭温暖，老人的关怀。”雷伊的作品《阿普三部曲》令万玛才旦产生了同样的感受，“《大地之歌》《大河之歌》还有《大树之歌》，在看的过程当中有非常多感人的东西，好像那些故事就发生在自己的那个村庄。”

《静静的嘛呢石》寻找智美更登，《老狗》被称为万玛才旦的“故乡三部曲”，片中对故乡风土人情的细腻讲述打动了全世界

的影迷。如何将自己热爱的、但不怎么大众的东西让观众理解并喜欢？万玛才旦表示他的做法是与熟悉的文化建立疏离感，跳出来看这个文化，“我从小生长在那样的环境，之后又离开了那样的环境，所以再回看故乡的时候会有一种距离感，很多的东西可能更加新奇了，更加冷静客观了。我觉得要建立起这样的一个视角去呈现想要讲的故事题材。”

这种有意为之的“疏离”，不仅体现在万玛才旦的故事讲述当中，同时也体现在他大胆的电影表现手法上。在影片《塔洛》中，万玛才旦就出人意料地采用



黑白叙事，“我想去还原本来的东西，去突出故事和人物，黑白电影可以把人物凸显出来。”

在《撞死了一只羊》中，万玛才旦使用三种色彩来提醒时空关系。片中有三种时空，彩色是正在进行的现实时空，黑白是回忆时空，“还有一个是梦境，色彩非常艳丽，跟梦的五彩斑斓的特质是比较接近的。”到了《气球》，万玛才旦首次使用以手持长镜头为主的摄影风格，用以表现人物焦躁不安的状态，“每个人物都处在不安的状态当中，这样的人物如果用固定器去拍的话，那种状态可能拍不出来。”